

世界文学

# 《一千零一夜》与西渐举隅

宗笑飞

**摘要：**《一千零一夜》作为阿拉伯文学的瑰宝和最耀眼的明珠，可谓家喻户晓；其对世界文学的巨大影响也早已世所公认。但是，在阿拉伯人曾经统治近八百年的西班牙，这个事实却一直被忽略，以至于二十世纪以前鲜有学者提及这部作品，妄论它与有关作家作品的关联与瓜葛。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已降，情况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西班牙学者对《一千零一夜》的关注与时俱增，后者与西班牙古典文学的渊源之谭也逐渐夺人眼球。如今，《一千零一夜》几成显学。而本文采取较为客观的平行比较方法，以展示这部阿拉伯文学名著与西班牙古典文学的某些渊源。

**关键词：**《一千零一夜》；东学西渐；西班牙古典文学

DOI:10.16100/j.cnki.cn32-1815/c.2017.02.015

## 一、《一千零一夜》的由来和传播

众所周知，《一千零一夜》的一些故事发轫于古印度和波斯，公元八世纪后逐渐被阿拉伯人接受并汇入阿拉伯传说，尤其是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阿拔斯王朝的民间故事。嗣后，《一千零一夜》再经与源自埃及麦马立克王朝的奇谭

趣闻交融化合，形成了目前的规模。我国也曾将其译作《天方夜谭》。而这个“天方”正是我们古人心目中的阿拉伯世界。本文不妨从三个方面来廓清它的译传与成书过程。

(一)十八至十九世纪初《一千零一夜》印刷本及主要西方语种译本一览表

序号	年代	语种	刊印地	特点
1	一七四一—一七四七年	法语	法国	该版本为《一千零一夜》第一个印刷本，为法国的东方学者安托尼·加朗( Antoine Galland )所译。版本主要依从叙利亚手稿。译文风格大胆灵活，对原文多有改动。其中《阿拉丁与神灯》和《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并未存在于叙利亚本的手稿中。
2	一八一四—一八一八年	阿拉伯语	印度加尔各答	主要由威廉堡学院( Fort William College )出版。亦称“加尔各答伯本”，其编者是该学院的一名阿拉伯文教授。该译本同样以叙利亚手稿为底本，并添加了不少“新故事”、“新传说”。

序号	年代	语种	刊印地	特点
3	一八二三年	德语	德国	脱胎于加朗版,由冯·汉莫·波格斯托(Von Hammer-Purgstall)翻译。
4	一八二四- 一八四三年	阿拉伯语	波兰布 雷斯劳	该版本凡十二册,主要依从叙利亚手稿和包含了大量近代叙事故事的埃及手稿。基本凑足了“一千零一夜”,但因版本来自两个不同手稿,风格参差不齐,传奇色彩也有所降低。
5	一八三五年	阿拉伯语	埃及布拉克	此为第三个“足本”或曰“善本”。
6	一八三九- 一八四二年	阿拉伯语	加尔各答	主要依据埃及手稿,并参照之前的加尔各答本和布雷斯劳本,出版了第四版《一千零一夜》,也即通常所谓的“加尔各答仲本”。
7	一八三九- 一八四一年	英语	英国	爱德华·威廉·莱恩(Lane)于一八四一年根据“加尔各答仲本”从阿拉伯文原文直接翻译。
	一八八八年	德语	德国	此为费迪南德·凯勒(Keller)的插画本,文字内容于一八二三年的德语译本相差不大,但因插图和装帧赢得了好评。
8	一八八八- 一八九一年	阿拉伯语	黎巴嫩 贝鲁特	是位天主教神父(其名不详)根据“布拉克再版本”行印了一个“洁本”。它剔除了色情故事和“不雅描写”,因而内容并不十分完整。
9	一八八四年 (翻译)	英语	英国	由英国著名东方学者伯顿爵士(Sir Burton,一八二一-一八九一)翻译,号称是全十六册的“全译本”,主要参照“布拉克本”和“加尔各答仲本”,特点是突出了较为露骨的情色故事和冒险传奇,与当时英国的保守状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10	一八九八- 一九零四年	法语	法国	由法国学者马尔德鲁斯(Mardrus)翻译,共精装四册,并配有插图。该版本大大扩充了《一千零一夜》的内容,不仅所收故事数量远远超过伽朗本,而且保留了所有情色故事,故也以“足译本”自诩。

## (二)《一千零一夜》西传

迄今为止,西方学界大抵认为《一千零一夜》的最早西传时间是在公元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也即这部名著完全定型之际。这是因为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两个特殊的存在。早在《一千零一夜》定型之前,它的一些故事便以不同形式率先进入了阿拉伯人统治的地中海西岸,并对西班牙和意大利早期叙事文学产生了影响。然而,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对《一千零一夜》的翻译和研究却是相当滞后的。

目前流行的观点是:《一千零一夜》首次行印是在法国,用的是法文,而非阿拉伯原文。该版本是法国东方学家安托尼·加朗于一七四至一七七年陆续翻译出版的。加朗版主要依从叙利亚手稿,但他林纾似的编译,以符合法国读者的口味与标准。加朗版甫一问世,便在欧洲引发了传播和翻译浪潮,各种转译和改写本纷纷出台。由于加朗版较为完整地保留了《阿拉丁与神灯》和《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

这两个有名的故事,而它们在叙利亚抄本中却是阙如的,这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疑惑。后人根据加朗的说法,认定他是经由阿拉伯改宗者的口授才得以翻译整理的。加朗版问世后,有人声称发现了《阿拉丁与神灯》的原文手稿,但经后世专家检验,人们证实那是从加朗的法文“反译”至阿拉伯文的膺品。

在阿拉伯世界,《一千零一夜》一直口口相传。即令有不少手抄本产生,那也是各取所需,内容不尽相同。首个行印的两卷本阿拉伯文版《一千零一夜》(*Alf Layla wa Layla*)一直要到一八一四-一八一八年方才面世,由加尔各答威廉堡学院(Fort William College)出版发行,故素有“加尔各答伯本”之称,其编者是该学院的一名阿拉伯文教授。后者以叙利亚手稿为底本,并添加了不少“新故事”、“新传说”。

一八二四年起,第二个版本在布雷斯劳,即今波兰弗罗茨瓦夫经年出版,凡十二册。该版本一直到一八四三年才完全出齐。它不仅基于叙利亚手稿,而且还吸纳了埃及手稿。后者

包含了大量近代叙事。布雷斯劳本虽然凑足了“一千零一夜”，但因版本来自两个不同手稿，风格参差不齐自不待言，传奇色彩也有所降低。

在此基础上，一八三五年由埃及布拉克的一家出版社推出了第三个“足本”或“善本”。一八三九至一九四二年，又有人根据埃及手稿的一个抄本，并参照之前的加尔各答本和布雷斯劳本，在加尔各答出版了第四版《一千零一夜》，也即通常所谓的“加尔各答仲本”。

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一年，有位天主教神父在贝鲁特根据“布拉克再版本”行印了一个洁本。它剔除了其中的色情故事（“不雅描写”）。这个版本虽凑齐了一千零一夜，然内容并不完整，因为法国东方学者左登堡由巴格达的一个手抄本于一八八八年在巴黎发表的《阿拉丁与神灯》的故事和另一位东方学者麦克唐纳据另一手抄本于一九一年发表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均未包含在内。

由于“布拉克本”和“加尔各答仲本”所收故事最多，百余年来世界各地的译家大都依从了这两个版本。十九世纪较为著名的西方译本，如英国翻译家伯顿爵士的十六册“全译本”（*The Arabian Nights*）便是依据上述两个版本移译的，他所萃取的大抵是夺人眼球的情色故事和冒险传奇，从而与当时英国的保守状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此人在印度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多次前往麦加）。此外，爱德华·威廉·莱恩于一八四一年秘密出版过一个简本，约翰·佩恩（John Payne）也于一八八一年出版过一个译本，但二者影响不大；就学术价值而论，则更与伯顿版相去甚远。此外，最早的英文版本可以追溯到一七六六年，是为《阿拉伯夜谭》（*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当然那只是个改写本。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法国象征派诗人马拉美的鼓励下，法国学者马尔迪鲁斯重新翻译《一千零一夜》，并于一八九八年推出第一册、一九一四年出齐，精装四册，并配有插图。该版本大大扩充了《一千零一夜》的内容，不仅所收故事数量远远超过加朗本，而且保留了所有情色故事和咸湿描写，故素以“足

译本”自诩。

最早的德语版本脱胎于加朗版，由冯·汉莫-波格斯托于一八二三年出版。半个世纪之后又有费迪南德·凯勒的插画本（一八八八）面世。后者虽然没有增加多少文字内容，但因精美的插图和装帧赢得了好评。

西班牙和意大利在《一千零一夜》的翻译史上固然落后于英、法、德等国，但是凭借它们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早已近水楼台先得月。前者被阿拉伯人统治达近八个世纪之久，而后者的西西里岛也曾被阿拉伯人占领。有关学者已就薄伽丘的《十日谈》与《一千零一夜》的关系有过不少论述，大抵认为前者模仿了后者，即以“套盒方式”描写了一三四八年佛罗伦斯瘟疫蔓延时十个青年男女在郊外避疫时于十日内讲述的一百个故事，故名《十日谈》。薄伽丘把这一百个故事镶嵌在一起，使其既各自独立成篇，又互相联贯，无论内容还是形式似乎皆受惠于《一千零一夜》。同样，阿辛·帕拉西奥斯的《但丁与伊斯兰》论证了《神曲》通阿拉伯文学的关系。

西班牙固然与阿拉伯世界有过剪不断理还乱的“亲缘”关系，却始终不能正视阿拉伯文学的影响，其对《一千零一夜》的翻译和研究自然也是姗姗来迟。然而，有关故事在西班牙的最早表现可以追溯到公元十二世纪。当时出现的《辛德巴》（原手稿为拉丁语，又名《骗术书》），取材于《一千零一夜》的《国王、太子与妃子》，说的是某国王手下有位哲学家，名为辛德巴，任太子傅。国王的一位妃子因爱慕太子而不得，心生怨艾，并最终设计陷害太子。国王不明就里，决定处死太子。为劝国王取消成命，大臣们纷纷进谏，讲述各种故事。稍后出版的卡斯蒂利亚语本沿袭了拉丁文本，内容基本相同。该书穿插的种种骗术也与《一千零一夜》相仿，这充分说明，早在十二世纪，《一千零一夜》（至少是部分故事）已经在西班牙流传了。

至于后来的种种影响，且容后文禀述。

Irwin, Rober : *The Arabian Nights : A Companion* ,  
New York : Tauris Parke Paperbacks , 2003 , pp.96-99.

## 二、《一千零一夜》与西班牙古典文学

迄今为止,有关资料所能验证的最早西班牙语版本(这里指的是印刷本: *Las mil y unanoches*)一直要到二十世纪初(具体说来是一九一六年)方始出现,而且还是从马尔迪鲁斯版法译本(一八九八-一九〇四)转译的,译者是著名作家伊巴涅斯,正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所谓千呼万唤,首先在于此前已有不少西班牙学者提到这部文学名著;其次是指西班牙文学古来受惠于这部作品,而且获益匪浅。后者正是本文的重点所在。当然,囿于历史语境和资料所限,本文只能采取平行比较方法,难有西班牙作家“夫子自道”的“真凭实据”。

### (一)翻译与评鹭

先说早在一八四八年,西班牙学者帕斯瓜尔·德·加央戈斯就曾明确无误地提到了《一千零一夜》。他说,“迄今为止,在有关公共图书馆所见到的四个西班牙语版本中,无论是印刷品还是手稿,没有两种是完全相同的。奇怪的是,即或阿拉伯手稿之间也相差甚远,不特风格有别,故事数量和结构方式也大相径庭。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一千零一夜》的形成方式非常复杂。它属于一个庞大的群体,来自大马士革和开罗、亚历山大和巴格达。那里人口众多,文化丰饶,并饱受印度与波斯的影响。而作品中的故事又是口口相传的产物,人们在街道、桌旁、广场和其他公共场所传讲故事。这样就难免催生各种各样的变体……”。

稍后,吉列尔莫·德·斯莱格也曾撰文评鹭《一千零一夜》,认为它资源庞杂、内容丰富,既有古印度和波斯之源,又有阿拉伯之流,实在是气象万千、包罗万象。

这其中自然少不了梅嫩德斯·伊·佩拉约、梅嫩德斯·佩拉埃斯等文史学家的究诂,直到一九一六年伊巴涅斯译本面世。

一九一六年,西语版《一千零一夜》甫一面世,就引起了巨大轰动,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事令无数读者爱不释手。但此时学术界尚未注意到《一千零一夜》与西班牙文学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联。即使到了一九二八年,西班牙学者安东尼奥·贡萨莱斯·帕伦西亚仍不无

偏见地妄言:“这些来自印度、波斯和希腊的故事……即所谓的《一千零一夜》太不可信。”他让人不由得想起中世纪末期宗教僧侣的有关酷评,譬如圣彼得·帕斯瓜尔大主教曾公开提醒基督徒对风靡一时的阿拉伯寓言和诸如此类的传说保持警惕:“朋友们,别再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些劳什子上。难道你们真的相信这些胡说八道吗?什么女人有害啦,小鸟说话啦……小鸟现在不会说话,过去也从来不曾说过话……这些谎言有害身心啊!”

于是,《一千零一夜》被当作消遣读物在西班牙和西班牙语国家流传,直至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前夕,随着一大批左翼作家登上历史舞台,阿拉伯文化开始得到正视。前面提到的梅嫩德斯·伊·佩拉约便是其中较为温和,却又相当睿智的一位。他一度计划遵循阿辛·帕拉西奥斯 的衣钵,对《一千零一夜》与《堂吉珂德》展开一番探究,只可惜世不假年:西班牙内战惊醒了无数西班牙人的美梦。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班牙共和国面对德意法西斯军队和佛朗哥长枪党人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就连不惜慷慨赴死、誓与西班牙共和国共存亡的国际纵队的也败下阵来。

迄今为止笔者只查到了两个手抄本,其中一个在科尔多瓦哈里发图书馆,另一个在马德里国家图书馆(与法国国家图书馆抄本基本相同)。加央戈斯所说的另两个版本或许是《辛德巴》的拉丁文本和卡斯蒂利亚语本。

转引自梅嫩德斯·伊·佩拉约:《梅嫩德斯·伊·佩拉约全集》第1卷(Menéndez y Pelayo: *Obras completas*, Vol. I, Santander: CSIC, 1940),第221、224-225页。据梅嫩德斯·伊·佩拉约称,当时加央戈斯正着手翻译《一千零一夜》,但终究未及完成,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Estepa Pinilla, Luis: “Sobrerrecientes publicaciones de *Las mil y unanoches*”, *Culturas Populares*, Revista Electrónica 7 (julio-diciembre 2008), p.5.

转引自何塞·阿莱马尼(Alemaní, José)编译的《五卷书故事集:寓教于乐·序》(“Prólogo a *Hitopadesa o provechosa enseñanza: colección de fábulas, cuentos y apólogos*”, traducida del sánscrito por José Alemany y Bolufer, Granada: Vda. Sabatel, 1895),第4页。

此翁曾就但丁与阿拉伯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比较。

一晃几十年过去,当人们回首以往,《一千零一夜》依然受到读者的欢迎,明证之一是仅西班牙就在二五至二八年先后推出了三个全译本,尽管它们都是从英语和法语本转译的;不同的是学术界的态度: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一千零一夜》与《辛德巴》等安达卢斯文学的关系研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而本文所要展示的,只是《一千零一夜》与西班牙早期叙事文学渊源关系的冰山一角。

## (二)影响和借鉴

在被称之为“黄金世纪”文学的十五至十七世纪西班牙文学当中,最重要的作品无疑是《塞莱斯蒂娜》(La Celestina)、《小癞子》(Lazarillo de Tormes)与《堂吉诃德》(Don Quijote);而洛佩·德·维加和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则是时人眼里的文坛泰斗。这是因为,十九世纪以前,塞万提斯并未跻身于大作家的行列,而《堂吉诃德》也只是一部类似于“天方夜谭”的“逗笑”之作。同样,《塞莱斯蒂娜》和《小癞子》也是在后世被逐渐重视并花香墙外、率先在国外(尤其是德国)走红的。洛佩和卡尔德隆则不同,他们在有生之年就光环满身。因此,他们的创作取向更能说明《一千零一夜》的存在与影响。

### 1.《少女特奥多尔》与《一千零一夜》

《少女特奥多尔》(La doncella Teodor)是洛佩的一部重要作品。费利克斯·洛佩·德·维加·伊·卡尔皮奥于一五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马德里,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黄金世纪最重要的诗人和剧作家。有“西班牙戏剧之父”、“天才中的凤凰”以及“大自然的精灵”之称。直到今天,他的作品一直在西班牙久演不衰,这些作品代表了西班牙文学和艺术的最高成就。就连塞万提斯也对其表示羡慕,毕竟塞万提斯有生之年穷困落魄,而洛佩却在那时风生水起、独占鳌头,不由得让塞万提斯羡慕嫉妒恨啊。《少女特奥多尔》固然是一部应时喜剧,但内容却与《一千零一夜》第四百三十六至四百三十九夜完全吻合,说的是有个名叫哈桑的老人晚来得子,去世后儿子小哈桑大尽孝道,但日子一久,终不免受人蛊惑,开始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很快,父亲留给他的万贯家

产被挥霍一空,惟有年轻的女奴忠心耿耿、不离不弃。那女奴窈窕美丽、聪颖过人。见少爷穷困潦倒、闷闷不乐,女奴遂建议道:“少爷,您何不将我卖给哈里发呢?您跟他要一万金。他若嫌贵,您就对他说:‘我这个婢女才貌双全,无人可及。她是最适合侍奉陛下的,陛下如若不信,可以请饱学之士当面验考。’”小哈桑于是依计行事。哈里发见女奴举止不凡、仪态大方,果真请来了宫中的饱学之士与她切磋学问,殊不知那女奴上知天文,下识地理,面对众学士的提问,竟应答如流。哈里发见小哈桑所言不虚,不仅重重地赏赐了他,而且答应了女奴随原主人小哈桑一同回家的请求。从此,哈桑和女奴结为夫妻,恩爱度日。这个故事在纳训译本中唤作《陶望督督和学者答辩的故事》(在李维中译本中名为《婢女泰沃杜德答学者问》,该故事洋洋洒洒有六万余字,主要借聪慧的婢女之口讲述了宗教礼仪的细节、正道信仰的方式、以及有关医学、天文学、哲学、文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

虽然这个故事以不同的抄本(迄今为止至少发现了四个十五世纪的抄本)流传于西班牙,但大作家洛佩却并未完全照搬。在《少女特奥多尔》(一六一 - 一六一二)中,他只攫取了故事的梗概,“女奴的故事”只占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并且女奴也不再是女奴,而是卡斯蒂利亚首都托莱多的一位美丽少女。这位少女颠沛流离,先到意大利,再到君士坦丁堡,可谓历尽艰险,最终因在波斯宫廷中舌战众学士并大获全胜而得到苏丹的犒赏和赐婚。这样,她终于嫁给了一直帮助她、爱慕她的意中人,幸福地回到了托莱多。

洛佩笔下的美少女舌战“群儒”固然不像陶望督督那么精彩纷呈,但其中的机巧如出一辙。即令洛佩没有照单全收,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显然进入了他的视阈(或听闻)。

陈众议《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第3-4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Ginés, Juan Vicente: *Las mil y un noches y su influencia en la novelística medieval*, Barcelona: Real Academia de Buenas Letras, 1959, pp.5-29.

## 2.《人生如梦》与《一千零一夜》

《人生如梦》(La vidaessueño)是卡尔德隆的代表作。卡尔德隆出身名门,大学时学习的是法律、宗教和神学,但酷爱文学。一六三五年洛佩去世,是年,他创作了代表作《人生如梦》。

卡尔德隆一生的主要成就是戏剧创作。他的戏剧悲剧多于喜剧,内容多为世俗题材,其宫廷历史剧、反应战争的复仇剧、荣誉剧以及哲理剧等等都流传久远,为他赢得了西班牙黄金世纪最富盛名的剧作家之声誉。至于《人生如梦》,主人公是波兰王子西吉斯蒙达。因国王从天象中得知王子将是一个喜怒无常之人,故将他囚禁在边塞的一座古塔之中,过着半人半兽的生活。一天,国王将他麻醉后接回宫中,想看看天象是否灵验:等王子醒来,许以权力,试其如何自处。西吉斯蒙达醒来后果然“原形毕露”,开始咆哮宫廷、殴打朝臣。国王于是又命人将他麻醉,而后送回古塔。王子再次醒来,想起前事,认为那只不过是一场梦,人生也不过是一场梦,从此性情大变。不久,国内爆发动乱,义军攻入宫中,国王就擒,西吉斯蒙达被救出牢笼、登上宝座。但是,他一边施行仁政,一边又将王权还给了父亲。西吉斯蒙达自然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作者藉以表达世事无常、人生如梦。显然,作品取材于《一千零一夜》第三百八十九夜中的“迷醉之人”,是对“迷醉之人”的一次更俱戏剧性的演绎。类似的故事还有“两个人做梦的故事”(第三百五十一夜)等“天方夜谭”、似梦非梦的情节。说到“两个人做梦”的故事,直到二十世纪竟还有作家将其“占为己有”,那便是博尔赫斯(《双梦记》,Historia de los dos que soñaron,一九三五年)和科埃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O Alquimista,故又译《炼金术士》,一九八八年)。前者几乎一字不差地奉行“拿来主义”;而后者也只是在细节上有所增删,主干基本相同。

如果说洛佩和卡尔德隆的上述剧本与《一千零一夜》或有巧合(鉴于后者早有抄本在西班牙流传,不可能毫无瓜葛),那么《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却是委婉地留下“夫子

自道”。后者在《堂吉诃德》中曾以戏谑方式表达了他对阿拉伯文学的敬意:“作者是阿拉伯历史家熙德·阿梅德·贝南黑利”;这里他甚至还临时改用第一人称说,“有一天,我正在托雷都的阿尔咖那市场。有个孩子跑来,拿着些旧抄本和旧手稿向一个丝绸商人兜售。我爱看书,连街上的破字纸都不放过。因此我从那孩子出卖的故纸堆里抽一本看看,识出上面写的是阿拉伯文。我虽然认得出,却看不懂,所以想就近找个通晓西班牙文的摩尔人来替我译读。要找这种翻译并不困难,即使要翻译更好更古的文字也找得到人。我可巧找到一个。我讲明自己的要求,把本子交给他。他从半中间翻开,读了一段就笑起来。我问他笑什么,他说:笑旁边加的一个批语。我叫他讲给我听;他一面笑一面说:书页边上有这么一句批语:据说,故事里时常提起的这个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是腌猪肉的一把手,村子里的女人没一个及得她。我听他提起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这个名字,不胜惊讶;立刻猜测到这些抄本里有堂吉诃德的故事。我心上这么想,就直催他把开头一段翻给我听。他依言把阿拉伯文随口译成西班牙文,说这是《堂吉诃德·台·拉·曼却传》,作者是阿拉伯历史家熙德·阿梅德·贝南黑利。我听到这个书名,真是十二分的乖觉才没把快活露在脸上。我从丝绸商手里抢下这笔买卖,花半个瑞尔收买了那孩子的全部手稿和抄本。如果他是个机灵的小子,看透我多么急切,为这笔交易尽可以讨价六个瑞尔以上,稳稳的可以成交。我马上带着摩尔人走出市场,跑到大教堂的走廊里。我请他把抄本里讲到堂吉诃德的部分全翻成西班牙文,不得增删;随他要多少代价我都愿意。他要两个阿罗巴的葡萄干,两个法内加的小麦,答应一定翻得又好、又忠实、又迅速。我为了工作方便,又要把这么名贵的稿本留在手边,就把他请到家。一个半月后,他全部翻完。以下都

此外,博尔赫斯的《存放雕像的房间》(La cámara de las estatuas, 1935)也直接借用了《一千零一夜》,第二百七十二夜的故事。

一阿罗巴合十一点五公斤。原注。

一法内加合五十五点五公斤。原注。

是他的译文”；如此云云。

此外，《堂吉诃德》“无端”插入了两个故事，一个是第一部第三十三至三十四章的“无事生非的故事”，另一个是第一部第三十九至四十一章的“战俘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几与《堂吉诃德》毫无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它们很有可能是受了《一千零一夜》的影响。要说塞万提斯是剧作家出身，剧作最忌多线并列、齐头并进；而小说则不同，它可以是套盒式、多线条的。

其次是《堂吉诃德》中的那匹瘦马和有关公主（意中人）、魔法（魔法师）、冒险（遥远的城堡）和比武（决斗）等，皆与《一千零一夜》中第三百五十七至三百七十一夜中的“乌木马的故事”十分相似。

### （三）《塞莱斯蒂娜》与《一千零一夜》

有关《塞莱斯蒂娜》的体裁属性，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然而，无论是剧作，还是小说，《塞莱斯蒂娜》无疑是西班牙文学的瑰宝之一。作品说的是青年骑士卡利斯托在追寻猎鹰时偶然见到了贵族少女梅丽贝娅，便深深地爱上了她。无奈小姐身居闺阁，卡利斯托难与谋面。于是，在仆人的撺掇下，卡利斯托纡尊降贵，找到老媒婆塞莱斯蒂娜并许以重金，请她玉成。塞莱斯蒂娜果然巧妙周旋，将卡利斯托带进了梅家、见到了小姐。但是，塞莱斯蒂娜因贪恋金钱遭到卡利斯托仆人的杀害。塞莱斯蒂娜的女仆告发了正在梅丽贝娅闺房的卡利斯托，后者仓皇逃离时不慎坠梯而亡。梅丽贝娅见情人已逝，也殉情而死。这部作品至少有几处难与《一千零一夜》撇清关系。

首先是塞莱斯蒂娜这个人物。媒婆在西班牙文学史上虽非首次出现，但得到如此“戏份”的却是头一回。在此之前，已有西班牙学者就老虔婆这一形象与阿拉伯安达卢斯的关系进行过探究，其中费尔南多·托罗·加兰特的《塞莱斯蒂娜与一千零一夜》和路易斯·埃斯特帕的《论一千零一夜诸新译本》或多或少讨论了塞莱斯蒂娜与《一千零一夜》的关系。尤其是前者，除了回溯阿拉伯文学在西班牙的历史印迹，还着重就老虔婆（Trotaconvetos）这个形象进行了比较，认为她与《一千零一夜》

中的一些人物颇有渊源。事实如此，在《一千零一夜》第二十八至三十一夜的故事中，也有一个老虔婆，她巧舌如簧，替一位公子哥儿说服一个大家闺秀。不同的是《一千零一夜》中出现了一名理发师，此人喋喋不休，还在关键时刻阻止了年轻人的幽会。结果公子哥儿不慎摔断了腿，而理发师却沾沾自喜，逢人便说是他救了那个年轻人。这其中，老虔婆的说词一场精彩，她先是单刀直入、直截了当，见姑娘不从又大谈公子哥儿如何才貌双全、人品了得，又如何相思成疾、危在旦夕，可谓天花乱坠。

其次是《塞莱斯蒂娜》中的男女主人公的身世和经历也和《一千零一夜》里第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三十七夜中的王子和公主相同。都是讲述大国王子对岛国公主心仪已久，而公主却完全不知王子的存在。在正式求婚失败之后，王子乔装改扮，千里迢迢，亲自来到公主所在的岛国，在那里开店经商，等待时机。故事的转折归功于公主的乳娘（一个热心的业余媒婆），她偶然在市场上见到了王子，便从中牵线搭桥，玉成了一桩好事。

### （四）《小癞子》与《一千零一夜》

《小癞子》与玛卡梅小说的关系已有不少评述，但令人惊奇的是它同《一千零一夜》的关联却罕有提起。其实，在《一千零一夜》中接连有三个关于流浪汉的故事，谓《第一个流浪汉的故事》、《第二个流浪汉的故事》和《第三个流浪汉的故事》，所不同的是这里的流浪汉均系落魄王子，而小癞子却出身寒门。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千零一夜》要的是奇譚，《小癞子》则分明取法现实。正因为如此，后者在宗教裁判所白色恐怖笼罩下的西班牙几度遭禁自是在所难免。

以上是笔者粗略耙梳文献、阅读西班牙

《堂吉诃德》第1部第9章，第49页，转引自杨绛译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Toro-Garland：“*Celestina en Las mil y unanoches*”，Atlas II（1965），pp.227-234；Estepa：“*Sobrerecien tespublicaciones de Las Mil y unanoches*”，*Revista de Dialectología y Tradiciones Populares*，II（2008，vol. LXIII），pp. 267-274。

文学经典所得,恐怕只是西班牙早期文学与《一千零一夜》深厚渊源的冰山一角,但这冰山一角已足以说明西班牙语阿拉伯文学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

**【作者简介】**宗笑飞,文学博士,中国社会

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阿拉伯文学、阿拉伯-西班牙文学研究,曾在《东吴学术》、《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和《外国文学》发表论文多篇,并有译著若干。